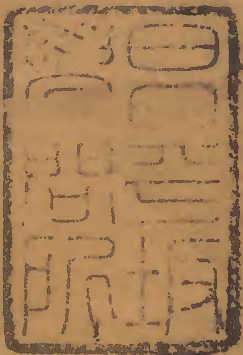


明政統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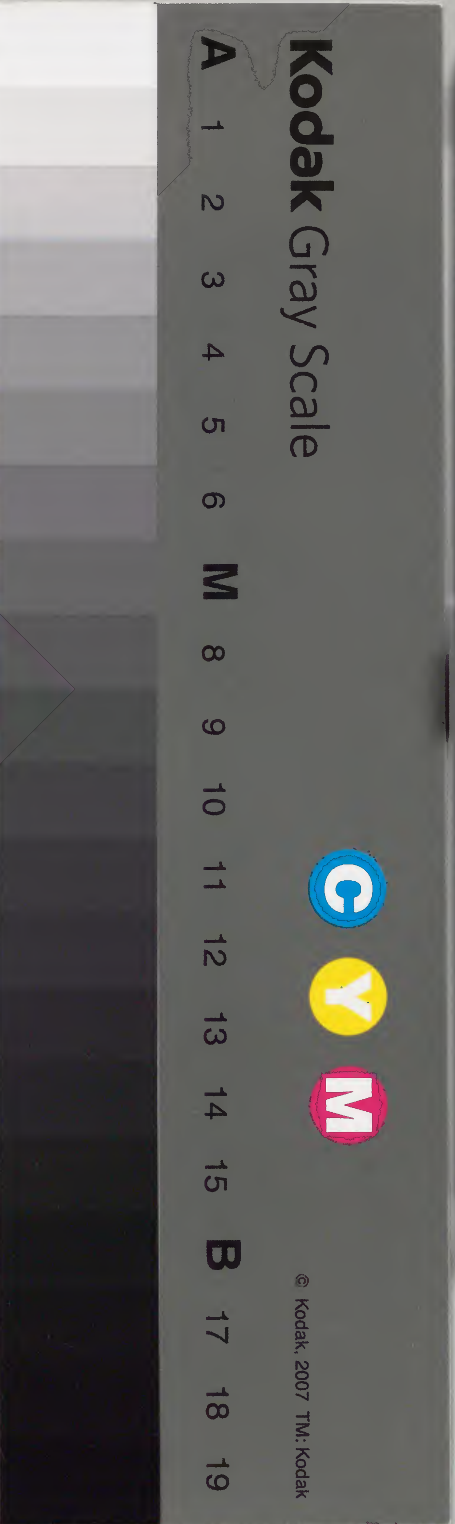
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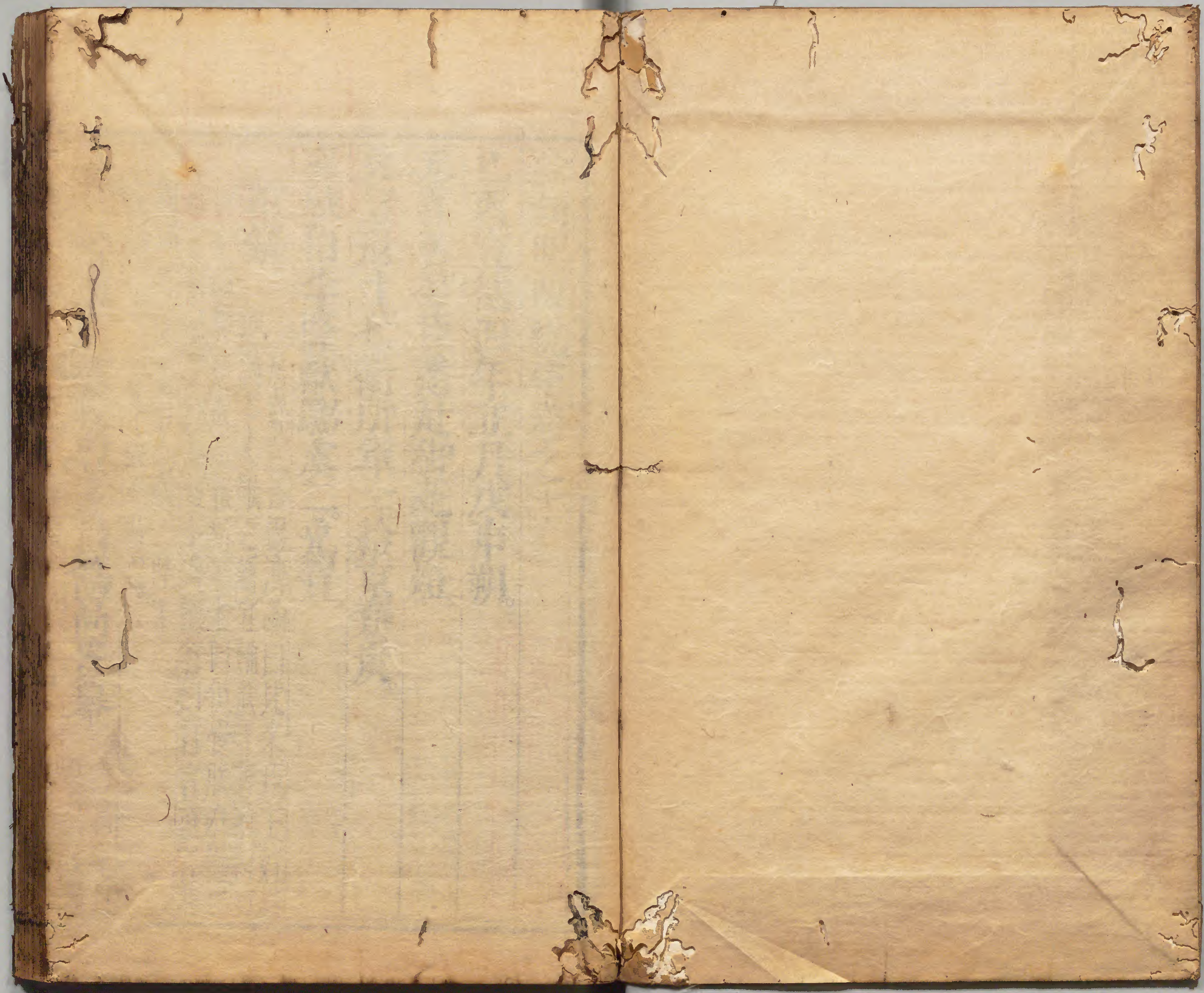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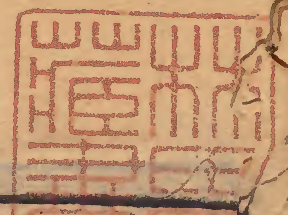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一	六	三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八四	一	八八七
冊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67
冊數	16(6)	
函號	284	91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十

巴西宣德四年正月戊申朔

淺草文庫

元宵召羣臣悉赴御苑觀燈

免宣尉十七衛所軍士給京薪炭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免賀

時錄

居齋宮召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曰

直

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有過柴

言無隱是即為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非難而容受直言為難陛下

二月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為高安幕

彥昌先以憂去後漢

府事發服闋不起侍郎郭進奏治以同謀罪。
上曰不聞漢窮治楚獄監及無辜乎。但治其服
闋不起。
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清省給驛從之。

今年終造給驛起數及事

務人員奏聞其齎勅例
應雙文馬者回給一驢。

寧夏總兵陳懋進玄白二兔。

賜麟衣王帶。
兩至書獎諭之。

工部尚書吳中請修山西寺舊塔不許。

附錄。

上覽歐陽文至夢上求賢之說顧侍臣
嘆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嘿思
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傳虛殿不能自達一旦得于
夢寐間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君誠心求賢固
無不泔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

况一代君臣乎蓋天佑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
賢之心蓋有格于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
可以為夢有傳說之賢然後可以為相若漢
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豈不異哉。

三月免四川茶戶徭役。

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
舊有茶入萬餘株年深

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于官無力
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斤郡縣責徵日急
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適
政司以聞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
之不但為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
之宋陳恕為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
今任于卿歲額決不可增虛
耗則當為減免並宜從寬

四月命郭進為吏部尚書。

重定宗室將軍祿視其品。

寧王權上書請親親
不當分品級高宗

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又靖江世子元弟將軍。但羣相見。往輒行君臣禮。今不宜變。品不遜斧鉞。望赦免。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念激溢于言表。披閱駭愕。將軍中尉有品。乃祖訓。祿視品。乃祖訓。將軍與諸王同班。考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君也。往者漢庶人高煦。在太宗時。屢謀不軌。予特加厚。而包藏禍心。輒妄稱。太祖時。未當頒給郡王誥勅。以為擅政。舊制不同。此皆其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媿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為赦免之說。何寬何抑。而忿恨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此。蓋托此為之名。不然。何以宣德元年事。至今始憤發也。予以拒羣臣言。不聽。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皆將不已。是時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叔祖奉書。懼而自戕。後終身無仕

罔得謚為獻。亦有懲也。是時韓王冲。請徙江南。不許。請廣居第。并建襄陵樂平二邸。許之。慶王梅言。寧夏旱濕水泉惡。乞假居韋州。不許。請歲一至韋州。度夏如文皇時。許之。已有告王閔兵造我器。購天文書者。上復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真法。勿疑。肅王請加祿。上曰。洪永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以地遠。念朝廷轉輸難繼。誠國體也。仁考即位。業已加五百石矣。朕不得違焉。

免上虞縣舉人李宗侃補伍

侃祖至道。充楚雄軍。侃已中式。衛道

補有司。以達兵部。奏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具軍伍。俾讀書會試。自効。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止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于一卒之用乎哉。

改代州署訓導舉人曹鶴為泰和典史

鶴自泰和年少學

未充不堪人師願就大學或就別職上嘉其志改是職俾習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

五月初設鈔關

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

命戶兵二部經理山海至薊州附近荒田給守關

官軍屯種

從兵科給事戴弁奏也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陽武侯薛祿請于內地衛所選軍補神機營從之

先是開本營軍一萬五百六十人守備古北口故補之也

命工部督責天下有司濬築陂池堤堰

光賢田官民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漫有障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

福清民請闕言

築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既得請奈何復停閣慢廢之乎諭工部責修築已申飭府州縣陂塘間濬年久坍塌不能涖洩淤塞不能灌溉者今修築復故為豪強占據妨民者許吐退其實聞已而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為殿最風憲官巡視怠廢者糾劾之

七月 上幸文淵閣

召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與論經史各政務悉召諸

學士及史官諭國史宜詳賜鈔有差

行在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享國不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唐初聞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方役煩興費用無度天三周最隋

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法哉耳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日繁財貨日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敗亡哉

按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欺隱田糧律條未之能行也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脫漏戶丁律條未之能守也洪武初年甫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十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四萬有奇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宜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一百五十四萬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司國計者宜知所以處之矣周忱戶口論曰或投倚于勢豪之門而自初至長無復糧差或招訪于僧道之途而化緣財物通遊四方冒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挈家

于舟則泗水汪洋莫知踪跡冒引買賣陶然無憂據此則戶口之耗當得其故矣

逮工部郎中蕭翔等下獄

因給事中賈諒張居傑劾其挾妓飲酒

上以大壞禮俗且命原吉等編諭之

附錄

時有指樺張三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金吾衛將軍李春奏發上命都察院

同錦衣衛鞫之旨曰將軍侍朕最係切要之人非經奏請誰敢擅收善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閣忘解佩刀以勳戚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縱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王堂等應天府奏取中式舉人沈讓等八十名

內閣學士楊溥丁母憂尋起復直弘文閣。

加掌交趾布按司事兵部尚書陳洽卹典

以寧橋之

變被執不屈也

上與侍臣論用兵之道

上曰古之用兵者卿寺試言一二侍臣對曰昔

趙括自少學兵自以天下莫能當及為將以四十萬眾敗于秦此不知合變曹操得孫武之術及其破荊州反驅北方人遠涉江湖以八十萬眾敗于吳此驕之過諸葛孔明知古陳法以為足以取天下然相持數年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不能成功用古法之誠難矣上曰霍去病不學孫吳而伐匈奴功常居多由是觀之用兵制勝方畧存乎人又不在拘古法也上又曰兵法世稱孫武武正于彊霸曹操亦終不能取吳蜀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能敵湯武之仁義

者是也

附錄

上謂省臣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修和汝等當思委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家有賴汝亦有聞于後矣其懋勉之

按中書尚書官尊得門下省相為持衡惟漢武宣以佐宦者弊于襄成帝以更士人弊于輕晉宋而來以屬相臣弊于合隆光武事歸臺閣則繼之者弊于尚書任重魏置秘書令監典尚書奏事則中書密勿弊于尚書踈遠東晉南北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弊于權歸門下唐武德中門下省置政事堂開元後移政事堂于中書省皆先議同而後行之宋宰相兼統三省以三省為空官元以中書省為都省弊于和光而無建白呂公著司馬光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行事

議者謂既同進呈不應自駁已行之命蓋無補于事宋宰相權合三省所藉後省給舍尚存參復之意元豐制則以給舍為宰相屬官由是丰采茂問我朝太祖深識此意重六科封駁與天子抗議而特卑其銜超越前古之見其能一洗諸弊初設科官始示名元士又名士源蓋言繫之重也弘治前以進士筮仕注銓意在初出山人無世情入心必能恪守成法真率不懼弘治十五年馬公文升題議始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也

九月廣西總兵山雲出兵討柳潯二府蠻賊平之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桑棗之令

附右建言洪武中令天下種桑棗今砍伐殆盡即存者類枯瘁而有司失督責謂民資何乞申明仍遣官巡視上曰古人字不毛者罰布祖宗養民意甚至

戶部其申明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集奏修葺陸贄范仲淹祠于嘉湖胡環

魏了翁書院于湖蘇從之

上曰崇祀先賢益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十月庚辰 聖駕幸文淵閣

文淵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

事不得舉火閣老退食于外上命于庭中隙地置庖自是得會食中堂

丁亥 駕再幸文淵閣 命增直字設飲饌器用

翌日大學士楊士奇等上表謝恩降 勅賜詩褒

答

勅曰朕念卿等解亮之勤昕夕弗置間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賜賚以庶幾乎君臣相與之義而已而卿等乃以表來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天命予躬

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
館閣咨詢處。回看文星爛有光。

改大學士張瑛為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授小內

史書

上于左順門遙見大學士陳山。上問士

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陛下久然其人寡學

多慾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王事

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

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上初臨御。以山

及張瑛。東宮舊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

至是浸聞于上。數日有旨調瑛南京禮部。山

專教內閣。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頌

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近展前矣。

平江伯陳瑄請設闡于謝清胡陵城八里灣。南陽

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并修濬徂徠諸

山以便轉運從之。

常州府同知張宗璉卒。

璉吉水人。由進士為庶
吉士。改刑部主事。錄因

廣東人稱長者。遷今官。廉介寬厚。御史李立銑

意清軍。璉不阿。遇冤必力辨。御史怒。詬辱之。璉

遂憤鬱。疽發背。歿。卒之日。衣衾不能備。民老壯

奔走哭于庭。皆極哀。尋以思慕立祠于江陰之

君山。歲時

致祀焉。

甲午。上巡幸郊關。閱武校獵。

戊戌。上還京。

十一月。奸吏奏右都御史顧佐受阜隸賂放歸。命

佐自治之。

吏有遭佐撻之者。攔佐之過。謂受阜
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可以聞

明政充宗

卷下宣德

上密以示士奇且曰汝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芻咸資于阜不得遺半歸使備所用阜亦皆樂得歸耕實官阜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之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所訴狀授之論之曰故阜歸耕復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之所行謂大體矣

磔千戶臧清于市

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名士奇稟論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下戶臧清殺一

豕三口當為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蓋上去惡俗善明決類此

十二月太僕寺請遣官覈馬

上召論之曰馬畜于民間必寬民力

而後可責其成效國家法有定制然屢下令孳生不及教者免償念不欲以馬故傷民夫民終歲勤苦營衣食不給而必責償馬甚可憫也汝寺但率舊典以示勸懲民有貧難者宜寬恤之按丘濬曰漢人馬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馬牧于官而給于民至宋始畜之官復畜之民又其後市之戎我朝修而兼用之兩京河南山東散民分牧即宋人馬戶之令也山陝遼東牧之官即唐人濫牧之制也而川陝茶馬之設抑又而于夷然監牧之法宋人行之內地而今則川之盛矣然蕃育生息既徒各無實業不能如往古之盛矣然惟乏用而止害固未及于民也今內

地編戶養之弊殆甚于熙寧宋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又折變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救者與之不及者取足于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他糧輸戶徭身役一切如故于是有質妻易子以償馬逋直者矣且也馬散之民戶丁分日而回之分次而牧之委之以老稚食之以蕪襍而處于穢污馬安得蕃安得不斃一馬斃已他馬益又斃孳生俵已嗣歲又復俵生者歲俵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者無已安得而不窮且盈也况徐淮而南馬薄脊而脆蹄即其上乘曾不當冀方之中乘而道途芻秣轉輸之費未論也于是斂民馬之直以買之此又計其道里時日芻秣之費而待之蓋有賦南馬三而僅輸比馬之一不啻也故民苦戶馬最甚大也今所養馬率羸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然耳頓憊况望其出塞禦虜乎以下劣之乘而禦虜是遺之擒固不如不乘之為愈也是故官民

兩失之矣。

庚戌宣德五年正月壬寅朔

兩朝實錄成

太宗實錄一百三十卷寶訓一卷仁宗實錄十卷寶訓六卷

吏部奏考察天下朝覲官

貪污成邊者一十五人老疾無能者為民

五十人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諡忠靖

原吉湘陰

人由太學生為人有雅度臨政酌大體初以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漕務有條同官質疑者日環左右經畧南服董辦工材隨在必効成績及輔導儲官扈從行駕太宗特倚重至命統署勅章為侍郎巡撫福建所至察吏治訪民隱人咸感悅以虜寇邊阻太宗親征忤旨繫獄

仁宗復其官。上尤倚任其預。仁宣宥密事各就籌從征漢庶人。倉卒籌理。若居平坦然。

附錄

吏部奏選官。上因令侍臣奏前代官制及省民安民之道。曰唐虞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勢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為法。侍臣對曰。然必若心清則事可簡。事簡則官可省。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夥。小人侍進。凡食者多。欲百姓免于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二月。命陽武侯薛祿為鎮朔大將軍。恭順侯吳克忠為副總兵。武進伯朱冕奉化伯滕定為左右叅將。帥師巡邊。

時有光祿寺厨役。訴寺官竊減外夷供。羊亭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眾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係豈輕。

附錄

時有光祿寺厨役。訴寺官竊減外夷供。羊亭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句踐投醪于江。與眾共飲。人心咸悅。遂成霸業。以此而論。所係豈輕。

上以春和頒寬恤之令

上御齋宮。召大學士楊士奇曰。吾欲下寬恤之令。今獨與汝商之。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驟驢所司。追價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兩事。上曰。汝所知者。其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及採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價甚急。此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郡縣不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

量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此請戒約該部今後凡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獄冤濫者多感召早涉恐由于此請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遠近每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什不一工餘皆為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病無餘丁者除籍又有平民本非業匠為怨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艱而倉廩無關防姦人盜竊動輒數萬前者就執後者復繼恬無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而不能察奸清弊有愧厚祿矣汝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民此皆應行命即草勅明目頒行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王英侍講錢習禮為會

試考官

取中陳詔等一百名

乙未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 謁 長陵 獻

三月巳酉 上還京

上過昌平東郊遙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詢耜

事取所執耒耜三推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巳不勝勞况嘗事此乎人言勞者莫如農信矣初耕者不知為上既而中官語之咸驚蹕羅拜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巳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以

御製耕夫記示之

上曰朕昨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

知人事艱難。吏治得失。因錄其語成篇。

今以示卿等。卿等亦當體念不忘也。
記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東平之東郭。見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是之勤哉。對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于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獲。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無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于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母皆業農。以及于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厚利。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且且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

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觀。惟知賈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常供力役于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所也。而陛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二。人率晝出聽事。日未晏而入。民沐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觀。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秉兵部尚書張本奏請兌換赴京操練

官軍從之。

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之代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沿海衛者。沿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而直

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代換

廷試中式舉人賜林震龔錡林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士為用其間有若劉黃蘇轍輩直言抗論者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于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是科廷試以三月之望至今不改

以熊槩為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為行在刑部右侍郎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進大學士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榮辭大學士俸允之

以尚書黃福總理淮北河南山東屯田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

侍臣有言

漢高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假權力襲取天下太宗漸德尤多漢高祖及我太祖皆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祖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修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元故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為過之侍臣皆叩首以為至論

四月重修玉牒成

上覽之太息曰國家宗族繁盛皆祖宗積德所致今于

朕雖有親踈。然本原一人。朕何敢忘焉。士奇榮頓首曰。周自后稷以來。世積忠厚。以故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今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將福祚滋永矣。

五月以况鍾知蘇州府何文淵知温州府

時大臣奏蘇州

寺九大郡。號煩劇難治。擢郎中况鍾。莫愚。御史何文淵。員外陸本梁。寺知蘇常溫安。府。上召見。宴勞。賜璽書曰。朕夙夜孜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闕冗慵懦。坐視民患。為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汝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汝繫命。宜體朕心。以保愛為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與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懈。毋事苟簡。毋為權勢所脅。毋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意。命乘傳行。

命追奪賊官誥敕

命凡中官傳旨釋有罪人。並須覆奏始行。

時豹房勇

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十餘年。安得今尚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此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欲圖得之。邪。民何罪。汝何功。錦衣衛奏。此人。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百。枷號徹眾。召科臣諭曰。此曹輕犯法。特中官解救也。乃干是令。

六月南京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置萬全都指揮司

命運各器用與邊軍易穀儲餉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其肅寧夏

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年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芋物戶部差人運去衣價收糴每歲糴粟或十萬石二三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絲綿布絹棉花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寺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帛棉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遣人運送來西委叅政陳琰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寺專理其事從之

七月撒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

蒼龍駒者天

廐良馬也產于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體質潔素駿爽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

附錄

上與侍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下所歸蓋非偶然唐虞之特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利至湯武放伐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民篤生聖哲用集天命有不可解者其子孫享國長久亦惟信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乙巳朔日當食陰雨不見禮部尚書胡濙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臣賀不許

教羣臣曰古之人君所謹莫大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佞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于省躬而然與况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

宣德

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願汝羣臣匡其不逮，止勿賀。

陞禮部右侍郎李琦為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

徐永達為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為楚府

長史。

遣吏部侍郎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

張瑛、禮部員外吳政等經理屯田。

先是尚書黃福請于濟寧

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屯種，以資軍餉。下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言沿河屯田，使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近河一百里內，通舟楫處，宜擇荒田，驗丁冊，給官牛農具，以作其勤。但山東丁饑後，流民初復，官軍亦多役，宜先遣官同有司按田，俟開墾，上從之。

乃遣新等經理，仍令福總其事。已本寺惑人言，謂軍民各有業，恐增擾。上聞竟不行。

按西北諸地，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繫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不但可以屯種，糶糧，即江南秬稻，亦可以菑。柰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築舍道傍之言，又紛紛肆出，使軍之賦盡仰給于東南，而民力日竭，國用愈匱，悲夫。

上罷朝，諭尚書郭璉等訪廉潔士旌之。

上曰：東漢初，嘗

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廉潔自守，眾皆笑之。謂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夫激濁揚清為治之道，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潔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令崇學校慎師儒以成吏治。

御製儒學箴曰。君國子民。教之育之。

有育無教。或淪于夷。置吏俾育。建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文。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御。成德達材。以資干邦。未末循循。用臻實效。曷汝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一篇原本于君。上之躬行。千德意益篤矣。

九月初設巡撫。陞吏部郎中趙新為本部右侍郎。

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左侍郎。巡撫浙

江。禮部員外吳政為本部右侍郎。巡撫湖廣。刑部

員外曹弘為本部右侍郎。巡撫北直。監察御史于謙

為兵部左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越府長史周忱為

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

按。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太分流

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惟其賢。惟其能而已。故當時號稱得人。又甲科未必羅網。真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盡皆奇才異能者。官人者。惟試之以事。然後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曹縣知縣范希正復其官。

希正在曹。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

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以他事証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于通政司。言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剔蠹恤民。政簡訟息。奸吏欺公。玩法。通邑所患。又侍郎許廓。過曹。耆老遮道代訴。廓移文吏部。具以聞。上曰。希正君子也。遣復職。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附錄

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既。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

民之禍極。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何享年不永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弊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為逆。劫掠京城。曾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問秋毫無犯。拯生民于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為之根本。豈偶然哉。

十月。車駕巡近郊。

丙子。發京師。駐蹕玉河。

論戒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務。費皆出此。其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求索。違者法無赦。

壬午。駐蹕雷家站。

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昔唐太宗。示過此。非征遼時乎。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還京。

封昭皇后弟張昇為惠安伯。

彭城伯景弟也。歲祿千五百石。世襲。六年薨。子宗嗣。成化三年薨。弟英嗣。十五年薨。弟贊嗣。弘治六年薨。子偉嗣。嘉靖十四年。

明正統宗
年薨。子元善嗣。三十一

按世廟憤壽寧建昌之積侈。執而繫戮之。又申明考功令。悉載諸外戚之世封者。獨定公彭城。惠安如舊。豈非一以中山故。一以昭后故。且半挨帷幄。汗馬哉。

十二月

賜賞雪宴賦詩。

羣臣進和章。擇其有警戒者別錄之。

閏十二月。含譽星見。羣臣奉表稱賀。

二十一日。夜。含譽星

見于九旆。大如彈丸。色黃白。光輝有慧。欽天監言。占法。含譽瑞星。為君上施孝德。興禮樂。八。天。和悅夷狄。奉化來朝之應。于是羣臣忻悅。忙舞。皆以為。皇上聖德所感。國家降盛。永遠之慶。上表奉賀。聖心謙抑。推而弗居。且賜璽書。勸彌至。

定張巡許遠祀儀于睢陽。

睢陽故有協忠廟。祀巡遠。南霽雲。雷萬春。

賈賁。姚問。至是歸德知州李志以為奏。上命禮部議。禮部議定祀儀。請以巡遠。居正。霽雲。四人配享。從之。

附錄。

上謂吏部尚書郭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

臣共推。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于訪問。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宜留意。進等皆頓首。

辛亥。宣德六年。正月丙寅朔。

兵部尚書張本卒。

本。東河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擢知江都縣。靖難兵及境。率

耆老朝軍門。陞知揚州府。歷工部侍郎。至兵部尚書。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 萬壽聖節 上御製詩一章 賜尚書寒義

胡漢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燕于內殿 諭曰朕茂膺天眷惟

汝四人贊翼之功居多朕嘉不忘茲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云詩曰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慈幃樂壽康初度幸逢全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

逮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下錦衣衛獄籍其家 時

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上疏言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載聖賢之格言願于聽朝之暇命羣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俾忠賢邪佞靡不悉照治亂得失無不周知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怒曰蠻啞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父母妻子家屬悉下獄禁錮者五年

趙儼伏誅

令北直新墾田地永免起科 先是戶部官奏查得洪武二十八年

本部節該欽奉 聖旨百姓供給煩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征科外新開荒地不問多寡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欽此今照北京八府供給尤多煩勞尤甚乞要比例一節 奉 聖旨准令照例

附錄 上出所賦織婦詞一篇示侍臣曰朕非好為詞章言農桑衣食之本為君者當

與儒臣以農夫織女耕蠶勤苦之狀作為詩歌使人誦于前又繪為圖揭于宮掖布于戚里使皆知民事之艱衣食之所自朕所以賦此也

賜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幽風圖詩 上閱

內庫書圖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輔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當知此朕覽斯圖為賦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儆勵汝其書于圖之右

三月朔勅諭文武羣臣

勅曰當春時和萬物發生顧念兵民有未得所

爰敷懷保之政汝羣臣宜同朕志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知縣寺官得其人則政理民安該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自今前項職事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又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布按二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後犯贓罪并罰舉者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

則深言保舉之弊不若歸其權于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愚以為不若遂行周推賢讓能之法預令百官推讓薦奏一官缺吏部舉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人之舉而遽授焉擢授出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焉如此庶幾可免于二弊矣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并田不必行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

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併遂致因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征歛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乙巳上御文華殿少傅楊榮進講大學平天下

章學士王直進講生財有大道章上剖析其義

諭之。

上曰治天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行之，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曲盡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倖位，妨賢病國，卒為厲民，此聖賢之言，豈非龜鑑歟。

勅總兵陳懷移鎮松藩。

遣兵部侍郎柴車經理山西屯田。

御史張昂言大同地曠種粟麥有收，多為官軍據占。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為便。詔從之。

賜諸大臣御製漪蘭操及招隱詩。

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子，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離俗，豈非逆天。嗟哉若人，于身奚補。區區百計，草木同腐。予祖嗣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賢皆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上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予將爾揚，已敕吏部言朕負洪恩，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寢食弗忘，間者初朝，臣三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漪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喻于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盡無遺賢之可舉與，何急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乎。汝吏部其申論三品以上衆推有才行文學，賭懸

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

時上好徵行，一夕漏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舍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首曰：車駕今日俯臨，明日必有知者，自此慎出事變。

月夜充宗

卷十

宣德

二三

不測當慮也。明日遣太監范宏密問。車駕幸臨。何以不謝。士奇曰。車駕夜出。臣迄今中心惴慄。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知汝言。不復微行矣。

八月。命吏部禁公差官。清亂守令賢否。

從常州知府莫

愚奏也。

忠勇王金忠卒。

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世孫。永樂末歸。封王。賜名。宣德

三年。扈從巡邊。有斬馘功。加太保。至是卒。上甚悼之。賜祭葬。

十月。都督陳懷討松藩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

按萬表云。糧運輕齎。所謂

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尖米一斗。共七

斗六升。以四斗隨船作耗。計三斗六升。折謂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故謂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亦謂二六。若山東河南兌運之耗。并尖米只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故謂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為差耳。

丙午。上巡近郊。

庚戌。上還京。

附錄。

時河南知府李驥奏。遭伊王居國。屢有非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

虐害百姓者。臣稍為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四更往陪班行禮。適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為遲繫執儀衛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未嘗有四更時者。臣蒙恩守土。遭王

摧辱不敢不奏。上謂顧佐等曰。朝臣于大廷朝賀皆昧爽之時。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命禮部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毋信讒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治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海鹽縣丞。

初芳言洪武舊制。凡大臣

便殿奏事。必有給事二人與之俱。上是其言。芳有矜色。凡百司所為。少不如意。即詰。上言。衆皆側目。上惡其訐。降之。

太監唐受伏誅。

受以公差南京害民。補至獄具械赴凌遲梟首。諭顧佐等榜示

中外。勘明所差內官。侵占官民田地者。給還。自今敢有仍前故犯。令所在官司具奏。治以重罪。知而不奏。罪同。若有投奸。因而撥置害民者。悉處。八。

十一月北京新作禮部成。

命大學士楊士奇

碑文。

十二月太監素琦伏誅。

以指使內使阮巨隊等。取民財物也。

勅賜輔臣等官。寒義。楊士奇。楊榮。御製喜雪歌。士

奇等恭和以進。

勅曰。臘後五日之夜大雪。迨日而霽。蓋豐年之祥也。因作喜雪

之歌。與羣臣同樂。已命光祿賜宴。其悉醉而歸。

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幼孜簡易沉默。論事必正。

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于子。正色曰。君子所耻。

壬子。宣德七年。正月辛酉朔。日食。勅免朝賀。

乙亥召輔臣寒義楊士奇楊榮等觀燈于內苑賜

御製小重山詞 詞曰萬國寒消春又來。瞳瞳初日暖。照樓臺。滿城簫鼓沸如雷。轉根菱。夜來星彩煥。三階徵符應。海宇詠康哉。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贈禮部左侍郎

諡襄敏 棨。江西永豐人。永樂甲申廷對。成祖親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授修撰。會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上一日。召諸才俊。賦天馬海青歌。棨先成。詞氣豪宏。上深嘉歎。屢進侍讀。至今官侍。與修兩朝實錄。日直文淵閣。疾作。上命醫往治。不起。

二月召楊士奇議寬恤之詔 首蠲祖廢格。次處逃民。寬漁課。蠲貧

三月。上御左順門諭尚書胡濙等 上曰。朕昨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移文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詞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復文中舉人候下科會試 文中以會試違限。元通關提舉司吏。至是始自陳。命復之。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太原獻龍馬禮官請表賀不許 其駒鹿耳牛尾玉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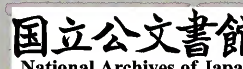
暴廣賢路。及方面郡守。宜令薦舉等事。

三月。上御左順門諭尚書胡濙等 上曰。朕昨重百姓苦之。詔減什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移文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為詞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復文中舉人候下科會試 文中以會試違限。元通關提舉司吏。至是始自陳。命復之。

四月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太原獻龍馬禮官請表賀不許 其駒鹿耳牛尾玉面



瓊蹄肉文被體如麟。巡撫于謙會巡按三司視之。輿而進焉。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且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御便殿觀宋史

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終于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海內。其子孫卒流于弱。致武備不支。上曰。宋之君臣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為小人之所壞。犬抵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復置各郡縣廣濟倉

時御史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各倉。以貯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各處有司。今以為不急之務。倉廩廢弛。贖穀罰金。掩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府州縣修倉廩。謹儲集。給貸以時。仍令布被二司。及巡按御史巡察。違者必罪。上命戶部行之。

上親製翰林院銘

銘曰。策命所出。講學所資。機務之嚴。千度千咨。

七月。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序曰。昔者胡元之季。上天厭

之。眷求聖德。俾作民主。我仁祖皇帝。有純粹之性。誠一之德。蘊至德而弗矜。篤大義而不銜。體仁而養和。履醇而抱潔。循乎自然。安乎大順。蓋動與天游。靜與道俱。易所謂大人。皆論所謂至德者也。用集天命。大開厥祥。篤生我太祖皇帝。其仁如天。其智如神。道冠百王。德侔五帝。汎掃六合。綏寧萬邦。正天紀。立人極。詩書禮樂之華。典章法度之懿。超越隆古矣。皇祖太宗皇帝。以大德承大統。神武赫著。聖仁弘施。近悅遠來。內安外服。茂勳洪烈。允光于前。皇考仁宗皇帝。不宣大猷。恢張美化。仁恩惠澤。益廣益深。是以普天之下。莫不尊親同心。愛戴至于今日。顧予菲薄。克遂承統。揆度所自。厥有明徵。實由仁祖皇帝。原本之隆。肆太祖皇帝。開創

之大而我皇祖皇考得以恢廓而維持之萬世之業所由定也列聖之德與天為一謹序述為詩九章以詔後世

置呂梁漕渠石閘

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勢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畔鑿渠深二尺濶丈五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故閘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撥民夫工匠協成之

陳瑄請祀高郵湖靈應侯廟從之

上登萬歲山覽形勝追論元興亡

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更變仁宗繼之興學校勵風憲孜孜為治一遵祖法足為賢君英宗果于殺戮奸黨畏偏遂構大變泰

上謂侍臣曰此元故都也

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于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為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紂之迹殷周之鑿也上曰然

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公差御史禮制申明之

時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汚濫奸佞者威之糾之勸懲洋體人自畏服至于御史與在劄相見禮儀及凡迎詣勅請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使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闕其貪暴畏其糾劾諂諛跪拜其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伏乞

禁約

附錄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漢唐開創輔臣侍臣曰天下未嘗無才係于遭際何如耳上曰然如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成功信乎人才之遭際為難也
詔舉文學才行勅諭吏部令在京三品以上議舉以憑推用不許徇私

八月命行在戶部尚書黃福掌南京戶部事

命吏部都察院考察方面郡縣官

陞吏部員外魏驥為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

黎恬為右評事福建建安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

教諭彭琉為編修從京官三品以上薦也

巡撫周忱奏置松蘇等府濟農水次二倉從之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

時奉差內使為民害上以太監劉寧清謹命同御史按所差內官道出故城銘不問所從來輒粹寧手擊之御史奏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于所惡疎于所聞遂釋之按此舉真聖人之主哉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宋雍等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等八十名

九月命山雲為都督同知仍鎮守廣西

御史包孝德給事中虞祥劾順天府尹李庸監試

御史梁廣成鄉試闕防不嚴致有詐冒請治罪命

姑宥之上曰詐冒誠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不露矣

蘇州知府况鍾上濬河議

大略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

曰傷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漠曰南湖曰太湖
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
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
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
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于農隙時發民疏濬則
一方永賴矣命周忱與
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附錄

直隸隆慶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
指揮同知李璟鎮居庸請補本衛指揮
使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諭之曰爵賞當出自
朝廷璟若功朕豈吝此唐自中葉威不振河北
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臣者
但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越制干
憲典羣臣
皆頓首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遣使貢方物請討苦波勒

盜請討之不許

上曰八百甸去雲數千里古荒

何勒中國為遠夷役乎且夷性獷悍必兩有未
善豈皆波勒之過宜降
勅慰諭使敦隣好保
境安
民

十一月南番白葛達國西境天方國默德那國各

遣使朝貢

十二月詔修 祖陵 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正月乙卯朔

丁卯大祀天地于南郊

巳巳。上元之夕。上奉侍 聖母皇太后。觀燈中

宮。皇太子咸侍奉觴上壽。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巡撫侍郎周忱總督

南京各衛所屯田。較所入以充軍倉必使耕種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勅羣臣觀燈內苑賜宴。楊士奇撰太平聖德詩以進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黃淮詹事王直為

主考。取中劉哲等一百名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鼐晉寧人初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年少年不堪為人師願改別職得泰和典史劇邑

政繁處之裕如公暇益進學不倦久之以督部

工匠至京疏乞試中會第一廷試策問義禹河

洛象數鼐對稱旨上親擢為第一授修撰為

人羽敏疏通士奇愛重之薦入經筵不數年入

閣預政是科得李賢為名臣上又命胡濙楊

士奇楊榮選進士尹昌等六員舉人龍文等二

十四人以間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

命王直教之舉人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是

冬復選徐瑄等十三人為庶吉士又試三科

進士拔其尤者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

賜宴進士曹鼐等于禮部。以後循為例

四月畿內河南山東山西並奏自春及夏雨澤不

降人民饑窘命頒寬恤之詔賑恤之。詔凡二條

蠲免拖欠各項歲派課程及今年夏稅差役分

天班人匠免罰工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覈實

賑濟

五月四川盜起副都御史賈諒討平之

六月命平蠻將軍都督方政副總兵蔣貴鎮守松

潘

以御製閱早詩示羣臣

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

上與侍臣論漢高帝唐太宗優劣

侍臣有盛稱唐太宗英武

追漢高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

命黃福兼掌南京兵部事

詔祀歐陽修周必大楊邦乂胡銓楊萬里

于吉安府

時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修等六人今歲

久祀典廢缺乞舉行之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務其從所言令

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南海諸番國獻麒麟四楊士奇等獻頌

戊午夕景星見天門少傅楊士奇等進頌

青赤二色

雲氣而有三星各黃色益近而聚既而天宇澄朗星大如半月狀光彩煥然助月為明萬姓瞻睹忻躍舞蹈士奇上言西北者天門之位也稽之載籍云四氣和為景星又云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法令清明制作合天四海懽悅則景星見又云德至于天則景星見于天門凡此皆

日

卷二 宣德

三二

一百三

下聖德之實著者也。上謙不自居。降賜爾聖書。推功天地。宗廟而勵羣臣。勿怙以驕。咸敬自修。庶答天恩。

九月令增歲貢例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諡恭襄

瑄合肥人。自少機警。初襲成都衛指揮同知。陞都督僉事。命總舟師江上。靖難兵至江北。以迎濟。封伯。永樂初。董北京海漕百萬。建倉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築淮揚海堤八百里。尋罷。海運漕會通河。南北餉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險。設儀真瓜州壩。鑿徐州呂梁洪。築刁陽南旺湖堤。開白塔河。通江。築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徐淮臨通倉。以便轉輸。置舍卒道。舟設井樹。便行者。徵密總理善。任使均勞逸。秋毫不取于下。故能倡此永利。至是薨。子佐嗣。正統元年薨。子豫嗣。十四年以

平廣寇功。進侯。天順七年薨。子鉉嗣。伯爵。累承堂營府。加保傅。增祿二百石。弘治十五年薨。子熊嗣。正德六年薨。從子至嗣。累掌營府。加保傅。嘉靖二十三年薨。子玉謨嗣。

十一月令內閣考選庶官有文學者

上謂郭璉等曰。在外

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為朕選擇之。明日璉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士奇。試于廷。得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種。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以聞。命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與友諒等。同歷事六科。備用。

命左副總兵右軍都督僉事王愉督理漕運鎮守

淮安

賜朝鮮國君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修南京宮殿。

太子太師掌戶部事郭資卒。贈湯陰伯。謚忠襄。

資為人一介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資。

甲寅。宣德九年正月己卯朔。

宴公卿于史館。

二月。詔軍民人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

聽。

時戶部員外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以騎士護送。計人馬之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中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將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是時施大惠于天下。令各運引提

舉司查中鹽商若土民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本鈔二千錠。優之。蓋恤至此。而申中使官軍夾帶私鹽之誅。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卒。

民。武進人。由進士為庶吉士。與修大典。除主事。

與修經書大全。陞山東叅政。值索妖婦。唐賽兒。盡逮。山東北京尼。又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凡萬人。民撫定。殺戢。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後。駕親征。督餉撫字。文廟在道中。勅民與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試考官。三年。召為南戶部侍郎。宿弊頓革。尋改刑部。黜陟稱公。至是卒。貧不能喪。都御史吳訥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吏部侍郎葉盛為請。褒不果。

三月戊寅。百官朝皇太子于文華殿。

勅山雲飭兵守備。

時黎人構亂。阮世寧等避難來歸。上勅雲曰。黎州本起

賊徵因奉陳曷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遽奏曷歟曷之歟利之為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為天所斃也汝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既世寧等聽其隨便任居凡所食用皆官為處置使之淨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附錄

上與侍臣論兩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奢侈之後頗事宴游怠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闈馴致戎羯之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未復禍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剪兇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于強臣奄奄百有餘年亦為幸矣上曰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為遠圖樹立失宜付託非才羗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區處所以國禍

方殷而我寇遽起東晉僅能守國逆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教世者亦有賢人為之用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為本兩晉風俗淫僻士習浮薄先王之禮樂教化于是蕩然豈久安之道哉以王驥為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請疏減水河以洩水勢

京城東南有兩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為河水所壞中言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上曰盛夏炎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八月以楊溥為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甘肅守臣遣使獻龍馬羣臣請上表賀勿受

其耳其鬣及頰及鬃尾皆肖龍而全體潔白如雪鬣毛層疊狀若波文蓋騰驥卓犖有躡雲追電之意

氣聞諸獻者云其牧之池而池下有龍存焉常有雲雨晦冥風雷交作于其上蓋龍馬云勅賜羣臣觀之

大學士楊士奇進天馬歌

納之

士奇云西北

馬所自出而龍乾象也故又為龍馬瑞牒云龍馬仁馬也應德而至又云龍馬太平之應誠由皇上仁恩義澤敷洽天下是以天降靈瑞以彰皇上大德以垂太平之休宜有歌詠協諸樂府以宣揚鴻烈于悠久翰林儒臣進講周書上與之論成康治效

詔文武羣臣以九月巡邊

上臨朝諭曰武有七德保大安民其二也

况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穡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親率六師以行邊塞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羣臣皆頓首稱善

九月癸未上巡邊

以蹇義楊士奇楊榮楊溥吳中扈從給內廐馬

乙酉度居庸關

丙戌獵岔道

辛卯駐蹕宣府洗馬林

上駐蹕洗馬林晚御帷殿學士楊士奇楊

榮侍上問曰人君御世之權何者為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也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舜舉十六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此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士奇等咸叩首曰誠如聖諭

巳亥大獵

十月丙午

上還京

陳建曰。宣廟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實警肅

人心。振揚威武。飭勵邊防。有賴于此。胡虜所以知畏。而邊鄙所以不警也。近日邊防玩馳之餘。聖子神孫。能繩祖武。時一行之。其于安邊不為無益。或曰。後來武宗時。屢巡邊關。非然耶。曰。宣宗之巡邊也。為邊防。武宗之巡邊也。為巡幸。二者相去得失天淵矣。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

端。渾池人。潛心理學。口踐事親。盡孝。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士子服習教化。郡人亦重禮義。學者稱為月川先生。上官不以屬禮相退。至其境必敬謁之。及考校。必質之以主去取。及調蒲。士子爭欲得之。不釋。竟終于霍。郡人罷市。童子亦為悲泣。我朝道學之傳。則斷自渾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後舉從祀孔子廟庭。

命張瑛仍直文淵閣

翰林學士沈度卒

度。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林。累進學士。為人貞靜。不苟。同鄉李至剛。為禮部尚書。氣勢赫赫。趨附者衆。度未嘗造謁。惟開門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十一月鑄宣德通寶錢

類。得數百萬。發下戶部。分散天下。于闐闐市集。所在用繩。懸貫。隨處懸掛。以為式樣。是為舊錢。非此樣者。俾其具數。赴官首告。收之。每偽錢十斤。量賞新錢六七斤。則民不失利。官得其利。而鼓鑄之銅。不求諸民。而自得矣。仍令內外帑藏。刷無用之銅器。沒入之。偽錢盡行送付開爐去。處照數鑄造。一年之後。新錢既成。方行剗換之令。剗換既多。以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

附錄

時儒臣講周書畢。上因論周公之王業及成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即政之初。

三叔挾武庚以叛。周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上曰：當時皆以為周之不造。及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以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鞏固之也。成王卒為守成之令主。周召為賢臣。以永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瓦剌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

揮康寧等送之。還併齎勅諭。

勅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貢進馬。其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欲得玉璽來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閱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係此。既得之。可留自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巡視京通倉甲乙等庫。

上御文華殿。以御書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侍臣。

諭曰：所論或未嘗聞。卿等當且言無隱。士奇等曰：聖論真得古人精蘊。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上曰：卿等亦須直言。

甲子。上不豫。命衛王瞻筵攝享。太廟。

乙卯。宣德十年。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百官朝。皇太子於文華殿。

甲戌。上崩于乾清宮。

時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符入

內浮議頗有欲立襄王之說楊士奇楊榮等入視哭畢請見皇太子即叩首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 皇太子即 皇帝位 詔赦天下 以明年為

正統元年 詔條四十皆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武年間舊額徵不許以鈔法為由妄自增添及取回差去買辦開辦採捕各項內外官員蠲免各監局并各衙門拖欠各色錢糧物料除豁各處荒田坍塌朝泊歲征尤切民弊

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 憲天體道英明聖神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 宣宗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 義為人沈靜和

厚處人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所履坦坦無一日之憂然性乏骨鯁遇事脂韋無所匡拂故王紳譏其與時浮沉李賢議其依違承順之不暇切中其為人方之前代蓋唐之蘇模稜宋之三台宰相之流云

丁亥 命少傅楊榮相度山陵

二月壬子上 兩宮徽號 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

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孫氏為 皇太后封

皇弟祁鈺為郟王 詔赦天下 詔凡三十一條

丁巳 太皇太后諭彭城伯張景惠安伯張昇尚

其循禮度修恭儉率子孫毋作過愆自今惟朔望

月文統宗 宣德 三九 七七

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

命禮部尚書兼學士楊溥仍直文淵閣。

釋御史陳祚于獄復其官并釋其家。

先是祚父母皆歿于

獄蒙葬且未成服祚上疏乞賜歸殯終喪制許之。

少傅楊士奇題請初即位合行事宜。

一勅五府及兵部整

肅軍政以壯國威一勅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軍務一勅淮安鎮守嚴加守備一分委文臣

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以防驍聚一勅襄城伯李隆緝捕江盜一勅錦衣衛緝捕北京盜賊

一勅陝西甘肅寧夏及宣大開平補給馬匹以防人入寇一勅兵部發回各衛操軍以便調用

一勅都督沐晟督轄黔國以馴蠻夷一戒諸事官校使平人少寬一令巡按考黜不職一

府官以正輔王一放回在外取來樂工。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于獄復其官。

三月進士李賢上疏請徙京師韃官不報。

疏言帝王

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有赤子不澤其所而先參

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俸三十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

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侍位則食之者寡此豈侍位者比况夷狄人

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

漸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

少傅楊士奇請早開經筵以進聖學。

士奇一請預命

明史紀事本末

卷二 宣德

月一

七十一

吏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講官一請先命禮部翰林詳定禮儀一請望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陛下皆留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其人舉動輕佻語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

六月戊申葬景陵

論曰

按章皇帝以剛明之資繼祖宗之緒修六府而備六事親九族以和萬邦于漢王則討之于趙王則諭之而內難平矣京官有考察之令且使三品以上官舉有學行者而人才得矣命王通與黎利盟退師遣侍郎李培羅汝敬諭安南立陳暹為王而民命全矣獨石之城邊事孔修支運之改漕政為新命陳瑄築海堤黃福理屯田而軍民攸賴命况鍾知蘇州陳本深知吉安而吏治悉舉命于謙撫河南周忱撫江南而保釐有托命楊漣為禮書王驥

為兵書顧佐為都憲而碩輔效用其箴銘制若辭賦之類與輔臣相應若如響則都俞之氣象也平時閱武近郊東巡則破兀良哈于喜峰口外夷之芟皆躬歷夜陳如摧枯拉朽然則神武之偉烈也禮樂明備華夷變貊罔不率俾山川鬼神莫不底寧信知言哉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叅贊南京軍務加少保

時士奇守言上初即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叅贊永為定制

七月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借文武大臣閱武于將

臺振矯旨超陞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指

揮僉事

振山西大同人初侍上于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每呼為先主

明政統宗

卷十 宣德

四十一

而不名所言無不從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
方議開經筵而振乃道上布武于是詔振偕
諸大臣閱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
卒守居庸者往投振門犬見親暱遂奏廣第
一超陞之蓋宦官專政柄制國命自此始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鄒冕等九十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郭倫等八十名

九月山陵畢勅修宣宗實錄命輔臣楊士奇楊

榮尚書楊溥為總裁

擢兵部郎中徐晞為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

陰人出身吏胥為人謀慎有容在縣時三考皆
兵房有成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

既具酒食令妻勸鵬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
裾而走晞夜具文移成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
此卒為脫免他事類此在郎署時同官一主事
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此晞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
為舉殮送之歸

陳建曰我祖宗朝多賢胥與周匹休焉松江
守進賢黃子威作郎擅政譽與蘇州况鍾齊名
南曰萬祺與徐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銜洪秉
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為御史餘為部曹者不
可彈數所以然者並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振
作或舞之術所以然者並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為振
奮屬為君子為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
而資格之法拘雖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絕部
曹之陞而以吏員平詔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
為君子教化廢即中才或墜為小人愚于是顯

十二月少傅楊士奇論激勸

士奇言旌一人之
賢以勸衆人之功

者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也。切見南京戶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事。太祖至今五十餘年。在朝老臣。惟此人最久。清廉公直。秉心端正。上為國家。下為生民。中外之人。皆知其賢。近日已蒙聖旨。令替襄城伯機務。南京係國家根本之地。此人必能效誠。又見浙江都指揮使許亨。清廉公正。老成忠厚。一心為國。恤軍愛民。浙江軍民深所愛服。伏望聖旨。特賜陞賞二人。以勵眾人。

新刻明政統宗卷之

英宗睿皇帝

帝 宣宗第一子 慈壽皇后孫氏生也。前後

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八。

丙辰。正統元年正月朔。

御經筵。

以張輔知經筵。士奇、榮、溥同知經筵。王直、王英、李時、勉、錢習禮、陳循、苗衷、高穀。

馬瑜、曹鶴、金克、講官。

考功司郎中李茂弘致仕。

茂弘以君臣之情。不通經筵。亦虛文也。遂

抗章致仕。按茂弘為人恬淡。有識見。與人寡諧。合。內李文達公雅敬之。卒不樂于仕。載名臣

擢侍講劉永清為廣東右布政使。

以士奇薦其才堪治劇也。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

循為考官。

取中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是科得李秉崔恭皆名臣。

詔增鄉會試取士額。

先是祭酒陳敬宗言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教官

自缺兼考監生補除往往倖選不稱師範竊以為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乃增順天應天各百人福建浙江各六十人江西六十五人河南廣東各五十人湖廣五十五人山東四川各四十五人陝西山西各四十人廣西三十人雲南二十

人會試一百五十人其監生學業無愧者仍除教職

命行在兵部侍郎柴車叅贊陝西軍務。

先擬虜

逼涼州劉廣冒功邀賞車劾之又奏宣

命嘉湖蘓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

每畝四斗一升以上

定減額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一斗一升以上至二斗者定減額

一斗而蘇賦乃平

○陞應天府尹鄭林為兵部左侍郎

五月初設提學憲臣以御史薛瑄為山東提學僉

事

時各學生徒頗漫漶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請南北直隸各設提學御史一員十三省

各設提學副使或僉事一員專督學校倣國子監所定科條為申督而遣時瑄在山東每臨諸

生親為講解不事橫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遣官恤刑

勅曰邇京師及天下衛所郡縣囚矜疑獄者至經年不報蓋所司恐翻異為罪而慢上令也其報者勒里老扶結憑成案而上今特遣爾寺親往訊之即召集里老慎加研閱原問官毋得預果枉抑為辯豁果當罪監候類奏

詔免先聖先賢子孫差役

六月遣太監阮安同都督沈清少保吳中督造三

殿

八月令竈丁迯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

又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而客商守支年深不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充

于山東運司支給不願充者聽守支而長蘆運司商所分地不便貿易者聽于所在官司驗給文憑改易諸為通商計甚悉

十月上閱武于將臺

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萬人喝采聲徹天地上亦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尉閱武紀廣驟墜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然竟無殊擢此王振擅權使人知所以媚竈云

勅諭吏部選舉御史縣令

勅曰在外按察司缺官已有推舉之令在內監察御史尚多缺人今後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一員除見任縣令不舉外其餘兩吏部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正明達事體詳慎平恕其各奏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暴刻及庸懦

關茸併罪舉者。凡親民之官。縣令最切。必得其人。庶民乃安。自今各處知縣有缺。令在京各衙門四品以上。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各科掌科。給事中。各道掌道御史。各舉一員。爾吏部亦精加體訪。必得廉潔公平。寬厚愛民者。具奏除授。如授官之後。但犯貪淫。累刻。及罷軟不勝任者。并罪舉者。

十二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邊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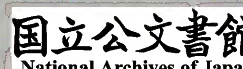
鎮守平涼。寺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遛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剋軍餉。乞正罪。振軍法。于是命驥巡邊。許便宜行事。驥巡至甘肅。閱邊備。濶甚。莊浪永昌丹山諸路。守兵少。烽候不飭。軍無紀律。慨然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難矣。翼日大集諸將于鞬

門問先年大軍遇虜于漁海。先退者為誰。眾咸稽首曰。安敬。命引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三軍股慄。因謹斥候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為之肅然。

丁巳正統二年正月朔

太皇太后欲誅王振不果

太后嘗一日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輔五人謂。上曰。此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討論。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女官加亦振頸。上跪為之請。大臣皆跪。太后后曰。皇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多矣。我且聽皇帝。暨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



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差臺閣委任三楊上初即位詔凡大政白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有何事商確即以帖聞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開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復山西叅議劉宗孔官宗孔律已甚嚴衆構賊罪汚之巡撫

于謙知其誣奏白其事

四月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勅巡撫蘇松等處侍

郎周忱巡視忱奏令蘇州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

場收貯照敕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于附近場分上納即照

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五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佐太康人為御史轉按察副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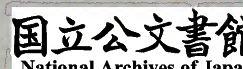
召為府尹守正嫉邪吏民畏服宣廟時任都憲時競侈靡仕者習援聲妓貪墨成風佐剛直不撓糾肅百僚雖豪貴必真之法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云

以御史彭勗提督南畿學校以士奇薦也勗永豐人永樂乙未進

士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士風翕然大振

六月右僉都御史魯穆卒穆天台人英風正誼內恕外嚴寡嗜慾薄

滋味凜焉有塵外之趣由御史僉事超拜是職剛正清慎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歿無以為殮公卿賻治其喪而還載名臣



八月兵部尚書王驥還京。上親慰勞之。

九月擢溫州知府何文淵為刑部右侍郎。文淵一郡

夫治當時浙守稱為第一。故超擢是職。

十月進贊理陝西軍務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

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耽宴樂。忽大計。車斷酒肉淡泊自處。凡宴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請。得許復車。及復持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按覈以肅法。今有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歿敵者何以待之。詔鑄能秩。而賜車金綺。

十二月望後三日大雪。上賜大學士楊士奇

黃封內珍。

戊午。正統三年正月朔。

二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言四事從之。一曰鈔法。二曰

鹽法。三曰官俸。四曰田賦。皆切時務。

三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並少

師楊溥少保。俱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

右侍郎。錢習禮翰林學士。劉球翰林侍講。餘進秩

有差。按廷臣以修實錄進官自此始。布衣士謄錄皆授試中書舍人。賜鈔。

正統

四月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合朶兒只

伯走死是時虜聞驥還復入寇命驥復出巡邊

雪數年之耻驥遣都督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

之曰兵精氣銳遇賊不能勒殺無復相見貴父

子感奮往從遣參將趙安率兵由東涼州踰白

鴉狐口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

虜于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驥與太監魯安都

督侍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

火為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縱

兵夾擊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冊寺三十餘

人復進兵攻野狐山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

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

數十騎遠

竄尋死

河南叅政孫原貞奏追復故典史曾泉原官從之

泉由進士任御史陞職在任廉謹勤能課農勸

學三年俗醇訟簡家給人足民之懷惠雖歿不

忘故乞

追復之

六月輔臣楊士奇等奏請解發戍者宜從南北所

宜 詔廷臣議

士奇等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

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

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

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西河南北直隸

南人苦于嚴寒多致死凶深為可憫又西北二

-15 170 35 860" data-label="Text">

邊急于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

-55 170 15 860" data-label="Text">

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

-95 170 15 860" data-label="Text">

水土兵政有備一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

-135 170 15 860" data-label="Text">

鄭瑄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

-175 170 15 860" data-label="Text">

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215 170 15 860" data-label="Text">

按南北風土各有所宜三楊此

-255 170 15 860" data-label="Text">

議甚裨兵政何鄭瑄執以習見

月命翰林侍講曾鶴齡主順天鄉試。

初試之夕。場屋

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不敢言。更試。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場。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亦欺朝廷。何惜一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是說以進。命下。如鶴齡言。人皆懾服。撤棘。取中徐瑄等八十八名。

十月王驥還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

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

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

會昌伯並食祿一千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

侵掠騰衝南甸寺處時緬甸寺蠻自詭必

得其要領請致師于是闞振欲示威遠夷以邀大封而窮兵之事起矣

十一月以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敬宗力任師道

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學成德暨宗之政肅于朝廷

十二月命武庫司主事吳寧送回回迭力等回鄉

請給月糧從之

寧言此類貧者居多竊恐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若資

糧弗給有虧柔遠之仁詔可

已未正統四年正月朔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乙未大祀天地于南郊

命少師楊士奇楊榮分獻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王直翰林學士

錢習禮為考官。取中楊鼎等一百名。

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遣中官阮澹護送墓事畢。即促其還。

閏二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檄刑

部主事楊寧督運金齒。師次麓川。境賊遣人詣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

眾莫不喜悅。寧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恐有後悔。弗聽。固請不已。眾謂其迂。檄令督運金齒。

三月廷試。賜施槃楊深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舉給倪岳。王竑俱名臣。

黔國公沐晟等率都督沐昂。方政率兵進擊思任

發不利。方政戰歿。晟以疾卒。追封定遠王。謚忠誠

命其子斌襲封。仍鎮雲南。先是麓川叛。遣楊寧往諭之不從。乃命晟

討之。晟遣弟昂及政等以邊師先進。晟繼其後。政等夜渡江。襲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而歿。時春已半。晟慮瘴發非利。遂旋師。至楚雄以疾卒。

論曰。按麓川之役。所謂輕病而重瘵也。夫遐僻矣。乃至廷議遣將。節制不專。而致潞江之敗。暨

敗則晟為罪魁。釋不問足矣。而追封王爵。何為哉。雖不念安南之功。然不可叙于麓川之日也。舉措何大謬邪。如王驥傾國家之力。集救鎮之兵。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殲於渠魁。竟從姑息。免干罪。幸也。何至亦裂茅土哉。向使如劉球言。

移此力經畧西北。已已之變。必有以禦之者。窮
癯疥之爬搔。耗心腹之元氣。安得不敗乎。嗚呼。
王振之專。固未如之何。已驥稱一代名
臣。而亦恬然為之。顧報國當如是哉。

五月新作京城九門成

按是舉一出公府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
歲中告成。蓋由太監阮安。奉公恤下。而且善為畫云。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部右侍郎

質博通。今古廉。約自持。宣德中。自為御史。至藩省。每
蔬食不厭。人呼為王青菜。載名臣。

陞蘇州知府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鍾九載。滿赴京。當代軍民諸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
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
重逢張益州。又丹期以疾卒于郡。民競立祠祀
之。議者謂其剛正之氣。卓特之才。其清潔之操。

一塵不滓。其執守之固。于夫莫回。一時鮮見其比。

陞吉安知府陳本深祿正三品仍知府事

本深。寧波

人。治尚寬簡。未嘗任智假威。以馭民。有抑不伸
者。雖三尺童。皆得往。白久之。郡民自耻爭訟。至
是九載。滿。郡人不忍其去。相率乞留。藩憲及御
史具以聞。詔增本深俸。俾復任。前後十八年。以
老疾致仕。去。既去。民家尸祝之。
丘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虞之
典。九年為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
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
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
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
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

六月京師大水詔求直言修廢政令戶部侍郎吳

壘順天府尹姜濤賑恤被水軍民。

命僉都御史王翱巡撫四川叅贊軍務。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

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大公至正久而

無散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師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京官宜出任郡縣使民得豪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臣陞任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畧。七言郡縣守令宜加詳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遇僧尼疏畱中不報。

西域撒馬兒罕獻良馬詔圖史圖之。

其馬色玄蹄額皆白

賜名瑞馬。

七月令各邊空地許軍餘耕種免其稅。

胡世泰

屯種孰不欲多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欲開墾今若比照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上不拘土官各軍民等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耕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發銀可糴則邊餉易足矣邊儲之策有三起充國之畱田。韓重華之營田。代北者也。勸民廣種以待糶。召商開中以待輸者中。也。轉餉千里終歲嗷嗷脫巾待哺策斯下矣。

十月廢遼王貴烺為庶人。

先是王府臣請加祿上曰遼簡王嘗得罪

太祖削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今王嗣封仁宗命加祿倍于先王宜宗又與旗軍三百人

朝廷親親恩厚矣。王于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有匡正。而為王請加祿。何從諛也。不許。至是以所為多不法。廢之。

詔郡縣平糴儲修水利。

大學士楊上奇上言。堯湯之民。不聞困瘠者。有備故也。我高皇篤義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大小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充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凡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切于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

急行之。于是勅京官詣畿省郡縣。覈預備倉。庫糴穀貯之。軍民中願出粟佐公者。授散官。其門。又命有司修陂塘圩壩。

按此二舉。皆善政也。然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見興修。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經慮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十二月徙封荆憲王于蘄州。

附錄。

福建僉事廖煥。杖歿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歿。不能決。請裁于一。太后王振因而進曰。溥與驛丞。士奇與僉事。各同鄉。皆涉私。償命太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太后躡之。自是振漸撫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庚申正統五年正月甲辰朔

叅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卒

福萊州人。才質

不凡。而忠貞足以居之。以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太祖奇之。陞侍郎。永樂中陞尚書。令撫交趾。兼藩臬事。政猷惻怛。視民若子。勞輯訓飭。通其好惡。新附之衆。依依不忍釋。仁宗召還。號泣以送。未幾復叛。復命往平之。

二月 上躬耕籍田

時耕籍田畢。尋雨。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有喜雨詩。

命翰林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

閣。先是上振謂士奇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歿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後工可任者。以繼

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大學士楊榮請告展墓 命馳驛還遣中官阮江

護送趣歸

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

洪武中格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

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而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于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

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代支之者矣。

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謚

文敏。贈柱國太師。

榮建安人。器識通敏。歷事三朝。永樂中有邊急。三命榮往

甘肅計之。及辯解。李夏之怒。和麗水之征。併交趾。平高煦。扈從。巡邊之駕。秘發塞外之喪。治平靖難。能不煩餘力。而疏闇自暴。無大小歸心焉。先是告歸展墓。至是事畢還京。卒于杭州。年七十。前一夕有大星貫于杭州。人咸異焉。

天順日錄記。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東楊先生在否。如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西楊。灼然行之。而無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

不可了。東陽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眾皆歎服。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

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

九月封張昇為惠安伯。

十月以儀銘楊翥為郕府左右長史。

十二月令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官聽諸司保舉。

令進士觀政一年。舉人監生坐監二年以上。有學識者。由吏員入官。歷兩考。廉慎忠厚愛民者。科道官各保舉。開送吏部銓用。

以孫鼎為南直提學御史。

鼎初授松江教授。清慎持已。禮讓化人。士

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于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鼎前。謁曰。公翻冠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信如此。至是。選陞中外。稱得師云。

錮妖僧楊行祥于錦衣衛獄。

行祥一名應能。釣州白沙里人。洪武

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貴。至廣西。年九十。餘。給人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特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上命錮于錦衣獄。四月而卒。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

辛酉正統六年正月己亥朔。

命定西伯蔣貴掛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太監吉

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總理軍務。及郎中侯

璉。楊寧率左右副總兵李安。劉聚。合漢土兵十五

萬討麓川思任發。

賜貴等蟒龍緋衣。按賜大臣。蟒龍衣自此始。

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思任發不可得。焚其寨而還。殺無辜十餘萬。且以為功。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始不可言。麓川不。如中朝一大縣。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人以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侍讀劉球上止征麓川疏。王振不從。

球言。帝王馭夷狄。不

窮兵于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并吞諸部。深謀入寇。而

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候。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乃為有備無患。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諡忠文。

先是建文

中嘗贈禕學士。諡文節。永樂初。几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諡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翱整飭關隘。操練兵馬。舉

用將帥。三邊宴然。關中以治。

大學士楊溥乞展墓。尋還朝。

三月。兵部尚書柴車還朝。掌部事。

四月。太監王振假特旨超陞工部郎中王佑為工

部右侍郎。

初振弄權。佑以諂媚超陞。與兵部尚書徐晞百計劾勤。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眾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眾聞之。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為常。又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汝何無鬚。對曰。老爹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者共鄙為馬牛襟裾之類也。

七月。詔天下教官缺多。命南京吏部侍郎趙新等。選監生通三場者。起送除補。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

初王振問于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為大理寺少卿。至京朝見。不往見振。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曰。彼時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二楊意。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閣下。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錢溥等一百名。

九月。詔右侍郎何文淵以病乞歸。許之。

十月。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宴

百官。

時王振擅權。公卿皆往拜其門。上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不預外庭之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戚然。乃命東華開中門。由以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之稱。其舊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大赦天下。

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

訥常熟人。力學尚義。以醫術至南京。仁宗監

國。因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御史。歷今職。乞致仕。杜門著述。闡明理學。周忱巡撫江南。見

月。致先宗。

卷二十一

正統

十一

其宅隘欲為創第于城中。訥曰：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總兵定西伯蔣貴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等討

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

先是大軍至雲南，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

兵敗之，遂進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夾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因督眾乘勢力戰，斬首五萬餘級。賊散走，保險為拒，驥益麾兵深入，破連環砦于沙水籠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外者十餘萬，思任發遁去，乃還。

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

時勉崇廉耻，抑奔競，別賢

否為勸懲，士習丕變。諸生數千人，開導訓誨，語經義必窮旨趣，俾渙有領。解諸生有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歿不能喪者，節縮餐錢為賑給。仁義之風行焉。督諸生甚勩，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

下二鼓，方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士人感奮興起，共頌之曰：天地之量，父母之心，大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請告，請國子監聽講。既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列墀而坐。諸生成集，歌鹿鳴之章，如古儀。迨暮乃散。

侍讀周叙上言二事，命所司行之。

一日興學，二日親

農桑，三日慎銓選。

十二月曾花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壬戌正統七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王英侍讀。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學士苗衷為考官。取中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呂原、項忠、程信、曹雍、姚夔後皆有所建立。

論平麓川功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陞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楊寧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諡忠毅。

命右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勅翺令便宜行事。翺詰責故將欲斬之。因叩頭祈免。姑令戴罪立功。踰月躬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牆濬塹。設堡置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戍卒。措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戰守。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六月工部尚書吳中卒。諡榮襄。中武城人。初以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今職歷事。列聖皆承厚遇。但李賢詆其貪財。變妾而詰詞。無清廉二字。尤見斥于其妻云。

七月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為教官。在兵科時。方營建。諸司解署。役繁事殷。選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廷臣多舉永和者。遂超陞焉。

吏部尚書郭璉罷。以王文劾之也。璉精吏事。簡切不汎。臨事從容。喜怒不形。

于色。正統初。以蝗旱。旨咎諸大臣。眾欲乞歸。璉獨以主少不可去。受先朝付託。若皆罷去。不以對乎。識者鑿之。載名臣。

倭寇浙東

時倭犯桃渚。入大嵩。蓋伺備禦踈而入。官庾民廬焚殆盡。發掘塚墓。得少壯人殺之。東嬰孩于柱。沃以沸湯。視啼號為嬉。得孕婦。村渡男女剖視中否。為勝負。其橫殺如此。民大創。下防倭之令。而邊嚴。

始置戶部太倉庫

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昭皇后。

后太漸召

閣臣至榻。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

論歿乞弛其禁。凡文字不係國事。聽存之。太后默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師

思任發復叛。復命蔣貴王驥討之。復走緬甸。遂旋

先是大軍還。任發復出為寇。貴驥奉命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任發緬人懷詐。匿不出。已遣貴等促兵攻之。任發復遁。俘其妻孥家屬九千餘人。捷聞。詔班師。貴驥歲加祿三百石。餘陞賞。有差。然叛賊終不能正法。

十一月。陞太監王振侄千戶山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

附錄。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置鐵牌高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尚存。至王振去之。

十二月蘇州知府况鍾卒。

鍾靖安人。宣德中知蘇州。至則舉僚胥卒

不法。暨豪右恣肆者。繩治不少恤。奏減重額虛徵糧。合一百二十餘萬。辨釋誣入軍。千八百餘。復逃戶三萬六千七百餘。他種種興革。皆紀綱大務。九載滿。民乞留再任。至是卒于官。民哀之。若喪父母。載名臣。

癸亥正統八年正月朔。

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侍郎。馬昂刑

部右侍郎。

調吏部左侍郎魏驥于禮部。以老辭命改南京吏

部。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時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歛輿迴避。一日相遇

于崇文門。不為避。王銜之。譖于內。眾為驥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問孰為侍郎。驥曰。訊近日曾有何事。驥據慨言其故。臣不才。其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曰。汝所言是好官好官。故驥力求致仕。

四月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

瑄素不屈于王振。振

銜之。會有武官病歿。其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辯其冤。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詔事振。譖之。振喉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以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

王振素慕敬宗

明正統... 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直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以忱與敬同年。微露其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某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忱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遣金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

追封元儒吳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 皇后錢氏。

召右都御史陳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

陝西。

鑑忠厚端謹，實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若時，年穀屢登。氏親愛之如父母，及去，民圖像祀之。若神。後文代之，改寬為嚴，非復昔之陝矣。

按鑑，吳縣人，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為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鑑。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王振銜之。

其一：勤聖學，以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禮典，其五：嚴考核，以篤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衛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有總乾綱，使不下移，寺語蓋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五月，僉都御史王翱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

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翰林侍講劉球下詔獄尋為王振盜殺之

先是球上書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為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枝推獄門入球與璘同臥小校前持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濕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血流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到日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璘從傍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為襯歸葬小校本盧氏人與取九疇為鄉鄰九疇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黃瘡不類前惜之曰汝得無疾乎狀貌乃頓異若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舉事之日密與我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亦相隨迫于執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

天辜吾始歎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錯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歿馬順于亦發狂疾代球數順罪人謂球所憑云

按球性廉介從弟為縣令奉匹縑却之又却蜀王厚餽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切于憂時如京師大水且陳築泄拯濟之方及請罷南征諸疏皆切時宜比歿海內聞者傷之後謚文愨載名臣

七月命工部新建太學太監王振矯旨械

國子祭酒李時勉荷枷于監門尋釋之

天下時勉特與抗禮振生日諸大臣皆往賀時勉獨否振恚遣人日廉跡其過莫得也尋倫堂前故有大樹時勉嫌其一而陰翳頗妨諸生班稍伐其旁枝振以為擅伐官樹供私爨遂矯

音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俱逮方逮時時勉方坐東廂考業錦衣官校猝至掩卷起受桎梏諸生皆駭愕失次時勉神色自若呼諸生前徐語曰某人某處請是某處非是某勝某縷縷若平時曰顧囑僚屬令終事乃行已矯旨荷枷國子前加重百斤時勉厄老不能任德甚諸生司馬詢等百千人伏闕請寬宥獨石大用者奮請以身代會事聞皇太后乃得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胡儼卒儼南昌人以鄉

舉授華亭教諭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太宗簡入翰林直內閣歷諭德祭酒掌翰林院事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充養日粹為文尚純實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倭寇浙東按察使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

之

十月徙封鄭王于懷慶

附錄 楊士奇子稷殿人命多繫法司至是

鄉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勸贊勞勛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宣德故后慈靜僊師胡氏卒

十二月內使張環顧忠磔于市二使匿名書王振罪惡揭于通

衛命錦衣衛

甲子正統九年正月朔

新建大學成。

上幸學謁先師。

先是定都北京。天子監仍順天。

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教戒居養之道闕然。士雜居間巷。吏部主事李賢奏言。大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修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舉大學。以示養賢之意。上從之。至是成。上臨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二月。陞曹鼐為翰林學士。

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謚文貞。贈太師。

士奇。泰和人。為本朝文賢獨步。立朝務大體。蘊籍從容。事無不舉。而卒不失其正。不可以偏長目。凡以名節故。事文學聞于世者。舉不越度。內其寵遇無過之者。在閣四十餘年。薦達士類。頗有古大臣風。而以溺愛成子惡。且欠二疏之智。君子不無少惜。

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瀆。

四月。命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叅預機務。

五月。以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七月。兀良哈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塞擊之。

塞擊之。

令在京各衙門吏典承差人等。禮部嚴加考核。通經無過犯者。方送試。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司馬恂等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劉昌等一百名。

乙丑。正統十年正月甲辰朔。

舉計典宴卓異布政等官丁鉉等于禮部。

從刑科給

事。中鮑輝言也。所會舉司府州縣官皆賜勅諭。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後遂為故事。舉者未必得人。凡復任者又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賢否混淆矣。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

馬愉為考官。

取中商輅等一百五十八人。

擢布政丁鉉為刑部左侍郎。汝寧知府李敏。

天府尹。

以治行卓異。故超陞焉。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是科商輅葉盛俱名。臣商輅鄉試亦第一。

五倫書成。

凡六十卷。

五月浙江寧波等府民遭疫。歿甚眾。命禮部左侍郎王英代祀南鎮以禳民瘼。

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霑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布政孫原貞等陪祀。請作御祭感應記。刻石于廟而還。

時浙江久旱。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

七月。司禮監吳亮。金英。范弘。阮誠。下錦衣衛獄。

以私芻牧于南海子也。

陞驗封司主事李賢為考功司郎中。

命歲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巡視各處草場。

部戶

侍郎焦宏言臣同司禮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壩上大馬房諸處草場多被內官內使人等侵占私役軍士耕種甚或起蓋寺廟立窰冶及借與有力之家耕種以致草場窄狹馬多傷損請正其罪。上曰朝廷設馬場令內官監之而乃作弊如此論法當罪合姑寬貸令速改過其內官各賜地一頃內使淨軍各賜五十畝已蓋寺廟者勿除餘悉還官都察院仍出榜禁約歲遣科道一員巡視敢陷前非者必殺不宥

十月進學士曹傳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

馬愉禮部右侍郎苗衷兵部右侍郎高穀工部右

侍郎金兼前學士直文淵閣

以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

時縉紳皆往賀習禮對曰吾當任有司之

職矣何賀為

始命內閣與各衙門會議大政

宣德前每大事與羣臣面議傳

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冲年商議遂廢至是始命會議奏決

十一月謫御史李儼戍鐵嶺衛

嚴監收光祿寺祭物王振過之

怒儼應對不跪遂撫他事下錦衣獄已而謫之

丙寅正統十一年正月始以內臣鎮守各省

二月。陞光祿少卿王賢為順天府尹。

三月。降于謙為大理少卿。仍巡撫。

謙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

山西十餘年。上疏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許王振意。喚言官劾其擅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四月。倭寇浙西。

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謚

文定。贈太師。

溥石首人。以文孝潤飭太平。大制。作咸出其手。時以文貞為西楊。文

敏為東楊。文定為南楊。溥永樂中為洗馬。下獄。十餘年。家人供給。教絕糧。又朝命叵測。因奮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為人謙雅。敬慎。初鄉試。首選。考官批其文。他

日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學公孫弘之阿曲。人以為知言。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郡縣餽遺皆頹勤。惟江寧縣范理不為。溥與之。後廉其賢。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理不為謝。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一時兩賢之。

薛應旂曰。洪武中懲胡惟庸之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為定制。永不得設丞相。貽謀垂憲。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于吏部。各相銓制。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于六卿。口銜天憲。無丞相之名。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

戶部侍郎李亨。下獄。命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

事。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駕禍于直，給事中及御史等官，交章論列，乃直其誣，尋復掌

吏部事。

作晷影堂。

九月，陞鄜堃為兵部尚書。

自徐晞附王振以來，擢陞將官，皆振王之

晞惟阿諛受成而已，及晞卒，堃陞尚書，頗能自持。

十月，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丁卯，正統十二年正月朔。

詔選翰林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

與選

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杜寧、謝璉、王王、修撰劉儼、商輅、編修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國子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之。命給驛舟。

賜寶鏹為道里費。時勉之去，諸生涕泗，送者數千人，用旗帳鼓樂，羣送出崇

文門，至城東門乃別。彭時等十餘人，送至通州，候舟發，後歸，無不泣下者。

以侍讀蕭鎡為國子祭酒，以御史韓雍巡撫江西。

復于謙為兵部侍郎。先是丁父喪，詔起復，屢乞終制，遣行人汪瑛諭祭，營

葬事，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未幾丁母喪，以邊事殷，仍命起復。

五月，進王翱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六月，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

聲渠有淤者。廢水數十年。需程工費。守疏之。三日而就。及守。民多游食。每里置簿。列戶口。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鷄豚之類。徧曉示之。暇則至其戶驗之。缺者有罰。于是民無遊惰。不一年。民有恒產。入覲受旌典。會有牧馬者。擾民。需答之。牧者諸于王振。逮下獄。番楚幾外。竟成邊興。論惜之。

禮部侍郎錢習禮致仕。

八月。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莫灝等一百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興等一百名。

九月。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後贈禮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謚襄敏。

十二月。襄城伯李隆卒。

隆疑重宏遠。識大體。守南京最久。雖富貴。疑三

公。而雅重斯文。持謙恭下士之禮。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還京。乃託近聲妓。以計自安。後代者莫能繼其芳美。

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楊

未等下獄。

初銓督南糧儲。諸御史劾其貪暴。及

日晏不輟。霖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平日不法。事。詔下銓獄。銓亦奏訴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得心悸疾。卒。于是諸御史皆降謫有差。

戊辰。正統十三年正月朔。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

侍講杜寧為考官。

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八人。辦事官舒廷模亦中式。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得岳正王恕劉翊夏寅陳俊皆為名臣。選萬安劉吉等二十九人為庶吉士。明年八月。

月以修撰入閣。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命都督劉聚為總兵。

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叅將俞都御

史張楷監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督神機太

器率兵討之。

先是巡按柳華徽郡縣鄉村置隘樓編伍甲總甲因而恣肆茂七與

弟茂八嘗佃人田例于租外餽田主新米鷄鴨茂七既為總甲倡眾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

主白運歸田主訴于縣茂七拒遂殺巡檢司司
兵數人縣聞于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
殺傷別盡遂刑馬軟血誓眾舉兵反別縣遊民
皆舉金鼓旗號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借
稱閩王置官職八閩騷然又初福建叅政宋彰
結納中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
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斂科貧乏者甚為所迫
不能聊生于是茂七因人心搖動嘯聚窮民一
呼而集數萬東南震動浙寇聞風而作時陳詔
兵未至閩遇處州賊葉宗留與戰敗於茂七勢
益熾攻建寧掌府事左叅政張瑛戰不利歿之
乃改命寧陽侯陳懋為總兵官保定伯梁瑤平
江伯陳議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
右叅將刑部尚書金濂為提督太監曹吉祥陳
蕪為監督大發兵討之會賊進攻延寧與都督
劉聚遇茂七中流矢歿張楷撫定餘黨陳懋留
金濂鎮

五月。命刑部侍郎薛希璉。賑鳳陽等處饑民。

八月。南京吏部侍郎魏驥。以九載考滿。乞致仕。不

允。陞南京吏部尚書。驥臞然若下勝衣。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帕

一方。振亦不較。

特旨陞禮部左侍郎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英

致仕。不許。及年七十乞罷。吏部言其精力未衰。不允。故特陞之。內傳旨云。卿久任先朝。多致勤勞。陞秩南京。得以安佚。

九月。命兵部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

十月。吏部侍郎兼學士曹鼐。乞封前母。詔從之。

不為例。國朝之制。止封二人。

雲南思任發子。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

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兵驥

至金沙江。機發初堅柵以拒。驥潛渡破賊柵。機發遁。令其子思祿居孟養。驥乘勝進。孟養賊斂。眾據鬼哭山。及芒崖山。寺處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南千餘里。自來未有如此深入者。乃班師。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命封昌平伯。鎮

守宣府。

十一月。起復于謙為兵部左侍郎。

已巳正統十四年正月

朔

二月北虜也先入寇大同

先是也先遣使二千人餘進馬報作三千人

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遂失和好因犯邊

貴州苗反命侍郎侯璉總督軍務都督方英為副

總兵帥師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

盡調雲貴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連將士多歿大帥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苗前截後阻我軍無復紀律歿亾數萬諸城堡被圍歲餘乃解民饑歿大半東南騷動驪等不得辭其責矣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正統之盛而有事麓川世道升降之機無亦有數存與

以周忱為戶部尚書仍巡撫

以福建降賊羅汝先黃琴為縣丞主簿

命都督徐恭為總兵官討處州賊葉宗留等

宗留

者銀坑盜也以前十二年十月反初命俞都御史張楷討之會征閩賊都督陳詔兵遇之敗沒楷又奉命征閩分兵討宗留副總兵陳榮歿是時朝廷慮其與閩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喻以禍福降者頗眾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謀報賊眾三萬劫明松中官懼英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而遁恭奉命以二千騎馳至宗留中流矢歿其黨益熾恭與三司官出戰不利會張楷撫閩寇還稍稍敗之遂諭降其黨陳諫胡等僉事陶成復以四五人徑抵賊巢開諭順逆賊等環聽竦動相率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而引其餘黨遁去尋陞

戊副使恭寺
以敗績不叙

五月命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命太監金英同三法司堂上官審獄

先是大理卿俞士悅

等以春夏不用刑獄不清所致請命法司會審以消天變上乃命英按此內臣五年審錄之始出則齎勅張黃蓋騎道大理為三尺壇彼則中坐尚書以下俱左右列坐

湖廣苗反命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瑤帥兵

討之

癸感入于南斗侍講徐理知天文以為不祥

六月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令三品以上京官及風憲官薦舉賢才

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陷城堡權堅王振

不與大臣議挾駕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

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邸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

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駢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

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

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請還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

陷乘輿于草莽誰任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置

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微罩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

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

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而入。庶幾保全無虞。」振不聽。

八月辛酉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車駕北狩。

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鷄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二十里。欲入保懷來。輜重千餘輛在後。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禮如。

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及鄺埜王佐學上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外。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驟馬二十餘萬。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

虜酋也先奉 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

我師既敗

績。上乃下馬盤膝而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為凶。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虜聞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夫今乃落我手。問眾何以為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讐。今天以賜我。不知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華言大人。」

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眾歎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寺嘗受其賜。九龍鱗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矣乎。眾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手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

段匹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郝王權總國

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

年二歲。仍命郝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科道九卿交章請族誅王振。

百官劾王振擅權誤國之

罪。郝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憤言。王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眾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且退。眾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傍叱百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平日助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不知警省。眾爭毆之。蹶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籍振宅。併其黨執振侄錦衣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庭。眾共唾罵之。眾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磔

王山于市。族屬少長皆斬。振宅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家。閣。擬于

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土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

皇太后命于謙為兵部尚書。商輅彭鏞。金直內閣

辦事。

甲戌。虜侵大同。守將郭登禦却之。虜擁上索金幣。約略至

即歸。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以壯士七十餘人。與之盟。令餉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事成。約重報。上皆奮躍。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擁上而去。時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萬餘。迎駕獻虜。笑而不應。

逮宣府總兵楊洪。叅將石亨。下錦衣獄。洪以宣府閉城不出。亨以協守萬全。乘輿不救也。

已卯。上出塞。忽夜大雷雨。震然也。先乘馬。虜人

由是恐懼。益加敬禮。時有校尉袁彬者。先為虜掠。得侍上。又有哈銘者。先隨侍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同彬侍上。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焉。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

未能踐祚。理萬幾。邠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

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之際。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

釋日行禮。

九月朔。上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郟王即皇帝位。遥尊。上為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法令始行。朝綱大振矣。

北虜也。先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進守禦方略。上嘉納之。謙上言。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今其悉隸神機寺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并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投巡視。勿致疎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進陳循高穀為戶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金進侍讀。

擢湖廣左右長史。儀銘楊翥為禮兵部侍郎。審理正副俞綱。余儼為太僕卿。僉都御史。伴讀俞山。楊

輿為鴻臚寺丞。戶部郎中。

郭敬有罪下獄。敬與振厚敬鎮大同。通年多造銅鐵箭鏃。鑿盛以振意遺瓦刺。

使臣輒用良馬賂振。及敬宋瑛寺陽和之敗。又為敬禁軍不使出。上皇至大同。羣臣劾敬失律。振矯旨不問。至是。替回京下獄。法司擬凌遲處死。詔禁錮之。

都察院歷事舉人陳綱。上中興要務八條。上命

所司知之。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

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存君心一轉移之間。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

守居庸紫荆等處。

起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從程信薦也。

令各官司召募民壯。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始此。

十月。上皇在迤北。

也。先遣使來議和。遂入寇。以胡種太監喜寧為嚮導也。

京師戒嚴。命都督王通。鴻臚卿楊善。守京城。列

侯諸將。楊洪。石亨。柳溥。總兵孫鏗。衛穎。范廣。張軌。

分兵戰守。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監軍。時楊洪釋自獄。

中使自効。

歷事舉人陳綱復上勤王急務疏授監察御史

時議者欲南遷國大變衆離心無固志侍講程瑄瑄依占象倡言當徙都入臣百官業有遣家室南遷者綱上疏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求其人如神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略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勤兵內向要其歸路設有倡于和議緩于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衆戒上閱悟命施行之

焚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

時承平日久倉糧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焚之一而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為資糧宋時牛駝岡之事可鑒矣衆是之

兵部尚書于謙抗言遷都之罪以固守京師為本

人心始定

謙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及百官萬姓奴甲藏儲蓄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車不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穴有以遷都為言者上命必誅乃出榜曉諭固守之義始決

乙卯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

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鏗軍于城西刑

部侍郎江淵督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

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

時衆論戰守不一王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謙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

也先宰馬披刀割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上壽也先欲以妹配上皇上皇給之曰汝妹朕固納之但不當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為汝妹從嫁當并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聖德韃衆每夜見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近之不見上皇或夜出帳仰觀天象指示表彬哈

城昌平

銘曰天意有在在我終當歸也
衛山陵也。是時諸夷裂險阻闖門庭時
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自若喜峯密
雲白羊諸屯僅縮首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疼而
勢孤在盧龍譬後背偃僕而前難任在遼海為
扼吭于八陵為左腹迫切憂

臨清命平江伯陳豫鎮守之

以襟喉
漕河也

起何文淵為吏部左侍郎

改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

時蘇松餉軍
數百萬石軍

器數萬件皆鱗
次發運無愆期

少監跛兒干伏誅

兒干本降虜給事中官數十
年土木之敗即助虜反攻討

內使黎定既又為虜使至
京有所需索執而誅之

十一月上皇在迤北

京師解嚴詔告天下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平福建羣寇

初茂七
反歟伯

孫繼之勢益熾懋揭招諭榜謂能自相擒殺者
或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繼

有千戶龔遂榮入九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騎仗之遂榮乃為書與留孫許以自新使謀行若誤傳于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來降乃進兵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丁漳之圍八閩遂平

虜寇遠東都御史王翱禦却之

附錄

時有大臣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迫城都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是時邊城多陷宣府孤危復詔總兵官衛京人心皇皇或欲棄城就遁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營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

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勢歛守虜知有備不敢攻亨信其比門鎖鑰云

十二月 上皇在迺北

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尊 皇太后孫氏為 上聖皇太后 吳氏為皇太

后 冊妃汪氏為皇后

冊 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

即皇子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諡忠烈

初令順天府所屬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疋照北

直隸例論糧分俸

按國初官馬養于各苑馬寺監苑而已永樂初始以官

易和林寺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屬縣。謂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賠補之法。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云量免糧差。而賠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大畧也。

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礪鎮守宣府

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

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雁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副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以備要害

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封石亨武清侯進楊洪昌

平侯陞石彪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叅將 論禦虜功時比焉過



